

□ 研究與成果

高山族的社會語言學調查 152-153

李 壬 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主任

一、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旨趣

社會語言學是當代有關語言學科際研究的新領域之一。這門學問最近20年來有蓬勃快速的發展，注意研究這一方面問題的學者也愈來愈多，研究成果也愈來愈豐碩。簡單地說，社會語言學就是從社會功能的角度的去觀察語言實際使用的各種現象跟問題。可以研究的範圍很廣，包括語言與人際關係、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思想、語言與地理環境、語言政策與設計（含語言文字的規範化、單語式或雙語式教育）等等。

許多從事語言調查的人，爲了省時省事，調查一種方言往往只找一個發音人（informant）來作記錄。這種方法的缺陷是：誤把一個複雜異類的（heterogeneous）語言社區（speech community）當作單純同類的（homogeneous）語言社區；因此，許多有價值的語言現象就被忽略了。同一社區的語言，常因性別、年齡、族羣、階級、情景、個人的差異而有所不同。這些差異（varieties）都是社會語言學的研究課題。不僅許多實際田野調查者把複雜的語言現象當作很單純的來處理，連當代語言學理論大師杭士基教授所倡導的語言學理論也是建立在一種過度簡化與理想化的基礎之上：「語法理論主要是根據一個完全單純同類的語言社區中一個理想的說話人與聽話人，此人有完美的語言知識，並且在他實際使用語言時不受其他與語法不相干的情況的影響，例如記憶的限制、分心、注意力與興趣的轉移、失誤等」（Chomsky 1965:3）。但我們知道實際上並沒有這理想化的人物存在，而且許多變異（variants）確實與語言的發展與演變有關。這就是近年來社會語言學家所採取的共同立場與看法。

二、高山族的兩種社會語言學調查

臺灣高山族語言的研究，在社會語言學這一方面可以

提供很寶貴的資料。近四年來我們對高山族語言的研究已經進入了這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目前正在嘗試做兩種社會語言學的調查研究，即年齡與性別在語言結構與演變兩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明顯的性別差異的語言似乎只限於泰雅語羣，而有年齡差異的則各種語言都有。

有關有性別差異的語言，自從民國69年以來，作者已發表了四篇論文：

1. *Mens's and Women's Speech in Mayrinax*.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n Yü-k'eng on Her Seventieth Birthday, (林瑜鏗教授七十榮壽紀念論文集) pp. 9-17. Taipei: Wen Shin Publishing Co. (文馨出版社) 1980
2. *Male and Female Forms of Speech in the Atayalic Group*. BIHP (中研院史語所集刊, 紀念趙元任先生論文集) 53.2:265-304. 1982
3. 兩性語言的差異及其起源問題 大陸雜誌 67.2:40-46 1983
4. *Types of Lexical Derivation of Mens's Speech in Mayrinax*. BIHP 54.3: (排印中) 1983

兩性語言有明顯差異的，不僅在臺灣少見，只發現泰雅語羣有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五十多種少數民族語言以及東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諸多語言當中，還沒有發現有類似現象的。因此，國際南島語言學者如 Otto Dahl, Paul Benedict 對此都很感興趣，咸認爲很有價值的資料，可以藉此解決歷史語言學的一些疑難問題。其實，每一種語言都有這種現象：男人的語言跟女人的語言不完全相同，只不過大多數的語言的性別差異並不明顯罷了。就我們的國語而言，很少人注意到兩性的說話有什麼差異。目前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研究生傅詩雯小姐（Catherine Farris）正在臺北進行這一項研究，要作爲她的博士論文資料。我們拭目以待她的研究成果。

作者兩年前曾發表了一篇論文：「泰雅語羣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清華學報新14卷，頁167—191，1982）。本計畫是該一研究工作的延續，進一步觀察除泰雅語羣外，其他高山族語言年齡差異的現象，包括魯凱語羣萬山方言的 $r > h$ ，布農語 Ishbukun 方言語尾或音節尾 $-b$ 與 $-d$ 的清化，泰雅語羣四季方言 $\varnothing$ 的清化為 x ，春陽方言 t 與 d 在 i 與 y 之前的顎化，鄒語 $r > e > \psi$ 的演變。每一方言都找約十個不同年齡（男女都有）的發音人，將含有正在演變中的語音的詞彙都從頭問過一遍，並一一記錄下來。然後大致依年齡大小的次序排列，計算各階段演變的百分比。研究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對於歷史語言學有好幾層的意義：

1. 語言的差異顯示語言正在演變中。年長的保存較古的語言形式，年輕的使用演變後的形式，介於兩者之間的年齡就顯示逐漸演變的趨勢。

2. 同一語羣的語言或方言有相同的演變趨勢與方向。因此，同一語羣若有相同的演變，不能就認為是在分化以前就產生的變化。語言在分化後很多年仍可能有平行的演變。有不少的例證支持這種看法，如泰雅語羣的各種音變；魯凱語羣的 $r > h$ 大武方言已完成，萬山方言正在演變中（約60歲至35歲之間）；布農語語尾或音節尾濁塞音的清化： $-b > -p > -\varnothing$ ， $-d > -t > -\varnothing$ 。其實，早在半個世紀以前薩皮耳（Sapir 1921）就已指出這種平行演變的現象，並詳舉印歐語系的例證了。

3. 語言的演變大都朝着簡化的方向變。如塞音與擦音的清化，複合元音的單元音化，顫音 r 的簡化為 h （魯凱語大武、萬山兩方言，邵語的大平林方言），或 $r > e$ 或消失（鄒語）。

4. 支持「詞彙擴散」理論：語音突變，詞彙漸變。這一理論首由王士元提出。近幾年來有不少研究結果都支持他的看法。現在要補充的意見是：詞彙漸變主要是指各種不同年齡的差異。同一成年人也會漸變，只是變化不大。詳細理由與例證在前文有所論述。

5. 語言演變是由於不同代的人有不同的語法。這一概念主要取自杭士基與哈理（Halle）。所謂「代差」界限並不清楚；而且，除了年齡的差異之外，兩性的差異也會影響演變的速度不一致。

6. 正在演變中的現象是可以觀察的。觀察正在演變中的現象，主要的途徑就是記錄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這就否定了結構學派如 Charles Hockett (1958) 的看法。他認為沒人真正見過語音演變的過程。其實不僅調查者可以觀察高山族語言正在演變中的現象，而且當地說

話者（native speakers）也大都自覺。此一事實又與 Hockett 的看法大相逕庭。

7. 不同類型的音變速率不同。語音的合併，包括全部合併與部分合併，速度較快，大約30年就可以完成。例如，萬山方言 r 與 h 全部合併，費時約25年（60歲至35歲之間）；四季方言唇塞音 $-p$ 與舌根塞音 $-k$ 只在語尾合併，費時約30年（大約62歲至32歲之間），而鼻音 $-m$ 與 $-n$ 的合併費時約40年（大約76歲至36歲之間）；松林方言語尾 $-g$ 與 $-w$ 只在 a 或 u 元音之後合併，費時約30年（大約69歲至38歲）， $-g$ 與 $-y$ 在 i 元音之後合併，費時約40年（大約60歲至38歲）。輔音的清化與顎化費時較長，都可能超過一百年。例如，布農語 Ishbukun 方言 $-b$ 與 $-d$ 的清化，泰雅語清安方言 $-b$ 的清化為 $-p$ ，四季方言 $\varnothing$ 在字首、字中的清化為 x ，都已進行了數十年之久，但短時間內仍不會完成。泰雅語羣春陽方言 t 與 d 在 i 或 y 之前分別顎化為 $c[tʃ]$ 與 $j[dʒ]$ ，進展都相當緩慢，且極不穩定（fluctuation）。請詳見作者未發表的稿件：*Linguistic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Formosan Language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Suva, Fiji, 13-18 August 1984.

三、結語

社會語言學是近二十年來新興的學科，方興未艾，仍有許多語言的現象並未觸及。特別是本計畫所要探討的不同年齡在語言形式上的差異，還沒有一位社會語言學家認真地討論過這一方面的問題。因此，西方學者現有的理論並沒有多少可以依傍。大部分的研究途徑得要靠自己去探索。然而，就短短三、四年之間從事高山族語言這一方面研究的成果而言，却已令人感到相當鼓舞。今後還可以嘗試其他項目的調查，例如不同的社會階級、各種情景（context）在語言的使用上有些什麼差異，這些差異又有什麼意義。

（本計畫由國科會專案補助，特此誌謝）